

仇恨

杜米特里烏著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譯叢

仇 恨

杜米特里烏著

馬雲譯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叢書

第267號

仇 恨

定價四角八分

著 者	[羅馬尼亞] 杜米特里烏
譯 者	馬 雲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787×1092 1/34

印張：4 14/17

字數：88,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1—10000



杜米特里烏像

原書名 Вражда 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
原 著 者 П. Думитриу
俄 譯 者 Л. Гальперин В. Марчева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內 容 提 要

兩個中篇都是描寫解放後的羅馬尼亞農村，富農向新政權猖狂進攻，陰謀破壞。他們暗殺幹部，甚至攜械結伴上山，企圖配合國際陰謀，進行叛亂。但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堅持鬥爭的幹部揭露了富農的罪狀，發動羣衆，搜捕叛亂份子，終於肅清了匪徒，獲得勝利。

目 錄

仇 恨	一
打 狼	五

仇恨

「喂，誰在那邊？站住！」

他拾起了失手落掉的乾草叉，向葡萄叢那邊跑去。雖然這當兒正是炎熱的八月天的晌午，一絲微風也沒有，可是葡萄叢還是在微微顫動。

他長得寬肩膀，身材矮壯，鬍鬚已經花白了。舊帽子頂在他的頭上，看上去活像一隻大黑菌子，土黃色的襯衫打上了各種顏色的補丁，顯得很觸目。

他已經跑到前面的葡萄藤旁邊，可是葡萄叢的枝子一路動攔過去，沒法找到惹起了動搥的那個看不見的東西，這究竟是蜥蜴呢？還是小偷？

他用左手擦起了粗麻布褲子，免得褲腳管拖下來，妨礙他，右手使勁揮動叉子向葡萄叢中間扔去。那兒傳來一聲短短的喊叫。

從闊葉底下爬出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穿着新的白襯衫和黑的大背心。眼睛裏閃露着憤怒的光芒。另一個男孩子也不再躲藏了，拿了滿滿一帽子葡萄，打葡萄園裏跑出一

去。頭一個像兒向逃跑的那個喊道：

「喂，你……停下來！別跑！」接着罵起來。隨後那少年轉過身來，對着彎腰去揀叉子的葡萄園主人，惡狠狠地喃喃說道：

「蓋奧爾格老爹，你爲什麼用叉子丟我呢？你難道瘋了嗎？」
接着就又是一陣謾罵。

老頭兒向他看了一眼，嚴厲地說：

「把你的背心脫下來放在這兒！」

「那麼麼行！你怎麼了，想拿一把葡萄來掉換我的背心嗎？」

老頭兒的發黑的滿佈皺紋的手指，疙里疙瘩的跟葡萄藤差不多，緊緊地抓住了叉子柄。他說：

「不用偷呀！喫你爸爸的葡萄去。他有的是呢。」老頭兒非常氣憤地吐了口唾沫。

「真是些貪吃鬼！你們有的東西難道還嫌少嗎！把背心脫下來！」

那個少年氣得臉都發白了。

「滾開，老頭子，把叉子丟掉，不的話我就好好的教訓你一頓，當心你的老命。」

他打寬闊的布腰帶裏拔出一把漁夫用的骨頭柄刀子，像一條蜥蜴似的，向蓋奧爾格老

爹飛撲過去。

老頭兒把叉齒湊着小傢伙的胸膛，然後舉起叉子，用叉背在他頭上打了好幾下。偷兒一邊抽抽搭搭地哭，跌在地上。

『把刀子扔掉！』那少年把刀子扔得老遠。蓋奧爾格老爹敏捷地彎下腰去，揀起刀子。『現在滾吧，別再落在我手裏，不的話，我要打斷你的腳骨。』

小傢伙站起來。他的新襯衫已經弄髒了；他一邊摸摸頭上腫起的幾個疙瘩，一邊慢吞吞地走開了。他走到葡萄園邊上，來到一個小丘上，站住了回過頭來。蓋奧爾格老爹嘟囔道：

『滾吧，滾吧……你老子會可憐你的。』

那少年已經聽不見他的話了。他好像預示災禍的先知似的，默默地站在小丘上，凝望着葡萄園，凝望着這塊小得跟手掌那麼大的土地。

『啊，鬼東西！別給他這麼一瞧，帶來了什麼禍事吧，』老頭兒嘟囔着。最後偷兒在小丘後面消失了。

蓋奧爾格老爹揩掉額上的汗珠，沿着斜坡往下走。走到大路上他停下來，仔細看了下那把刀子，把它放進袋子裏。

「他們從小身上就揣着刀子。真是葉菲契姆的壞種！」老頭兒還在嘮叨。

他坐在路旁邊，把腳放到溝裏去，覺得又累又苦惱。頑皮孩子爲什麼要來偷貧農的葡萄呢？他一共纔那麼一點。老頭兒煩悶地吐了一口唾沫。站起來走到路中間，向四周打量着。一塊塊的耕地和殘留着根枝的田地，在山谷裏遠遠地伸展開去，又棕又黃，彷彿土耳其地毯上面的花紋一樣。地平綫在圍繞着村莊邊沿的白楊跟白柳頭頂上逐漸升騰的霧氣中晃動。塞爾契車站後面聳立着一座穀倉。在擋沒了保加利亞的遠山的小丘後面，流過了多瑙河，伸展着湖泊和沼澤。在鋪滿了玉蜀黍田和葡萄園的淺谷中間，道路一忽兒高，一忽兒低地穿過去。滾滾的黃色的塵霧，彷彿是金黃色的烟聚成的動物，在運貨馬車後面慢慢爬起來。

蓋奧爾格老爹把手遮在額上當作帽簷，對着大路凝望了好久，然後又坐到溝邊上，開始搓烟捲。老頭兒可沒法安下心來。

一個貧農保護着自己的小葡萄園，他們却拿着刀子向他猛撲過來，他們還不過是小孩子，就帶了刀子跑來跑去，想剝貧農的皮，就像剝羔羊皮一樣。葉菲契姆的子孫，祇要大地上有那樣的……可是他，一個老頭子，倒也不錯，那麼一把年紀，還要去跟小孩子吵架。就讓他把葡萄拿去好啦！讓他們發財好啦……上帝會給他們報應的……

路上有一輛運貨馬車跑近了。一個年輕小伙子駕着馬匹，拉緊了韁繩吆喝道：

『停，停下來！』

馬停下了。牠們熱得很累，被蒼蠅叮得發火，互相拿腦袋擦着，時不時地抖着鬃毛。

運貨馬車上的小伙子期待地望着蓋奧爾格老爹，臉上微微露出一絲兒笑影。

老頭兒走到他跟前，悶悶不樂地問道：

『看來，你上穀倉那兒去過了？』

小伙子哈哈大笑起來。

『嗯，怎麼吶，上……』

蓋奧爾格老爹望着這輛貧農的馬車（用薄板做的車箱，擱在輪子上），遲疑地再問一遍：

『這樣說來，你上穀倉去過了？』

小伙子沒回答什麼，在車子上挪動了一下，讓老頭兒跟他並肩地坐在麥捆上，接着用鞭子在馬身上捏了一下，望息人的滾滾的灰塵又在馬車後面揚起來，跟着它跑，彷彿是一隻碩大的動物。蓋奧爾格老爹又說：

『你們把葉菲契姆擺佈得真妙。要他交出來！好法律。要他把強奪去的一切東西都』

交出來，他原是個強盜坯。」

小伙子沒回答什麼。

「你聽着，康司坦丁，他的兒子這樣對我說：『我要好好教訓你一頓，當心你的老命。』他真會對付我的！」

康司坦丁轉過臉來，用又安靜又捉摸不透的眼光把老頭兒瞧了一眼。老頭兒就把自己跟葉菲契姆的兒子中間發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他。

「黑泰羅村的富翁發西利的兒子也在那兒。我不認識那個人，可是葉菲契姆那個瘋神我却很熟悉。你聽着，他的兒子想殺掉我呢！你們做得對，在葉菲契姆那兒應該沒收這麼多的東西。他對整個鄉公所怎樣的大吵大鬧！他嚷着，要在脖子上掛了石頭跳到池塘裏去。就讓他跳吧。兩年以前，那時候正是大旱災以後，我們替誰幹活兒來的？你倒說說看，是替誰幹的？」

老頭兒愈說愈生氣，愈來愈往康司坦丁身上擠，想要把他一把揪住。

「安靜點兒，蓋奧爾格老爹，我又不是葉菲契姆。」

「當然，當然，不過你們的黨爲什麼讓他一直活到現在呢？你不知道他對伐西利說些什麼嗎？你們的黨員伐西利·庫杜立白？他還有什麼話沒有跟他說呀！『你們等着瞧

吧，」他說，「只要水一回到我的磨坊裏，我馬上吊着你們的舌頭把你們掛起來，然後再剝你們的皮。用你們的皮來做皮帶。」這些話是在你們委員會要他繳稅以後，他在小酒館裏當着大家的面說的。「我要剝你們的皮來做皮鞋帶！」他叫道。他說他第一個就想把你殺掉。「只要他落在我手裏，」康司坦丁，你要防着他，你要知道，他是怎樣的人啊。他會殺死你的。」

康司坦丁平靜地說道：

「他怎麼不想這樣做呢？當然嘍！新的土地法要是還不公佈，那麼旱災以後你們所有那些地都是他的了，你們要跟以前一樣做他的僱農了。從前他的脖子就長的挺肥，現在，旱災以後，益發加倍地肥了。」

老頭兒冷笑了一下。

「康司坦丁，你這精靈鬼。他當然知道，所以他會說：『這惡鬼，真是強盜！』」老頭兒愉快起來了。是的，這個坐在他旁邊的少年人，畢竟比葉菲契姆更堅強。這樣很好，這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希望，葉菲契姆做不成這村莊的主人了。

老頭兒帶着孩子般的好奇心伸過頭去看康司坦丁小手指上的那隻白色金屬的戒指。戒指上鑲着一個獨體和兩根交叉的骨頭。老爹想壓倒車輪的隆隆聲，湊在康司坦丁的耳

宋上囑道：

「從哪兒弄到的？戰場上嗎？」

康司坦丁心頭想着別的什麼事情，肯定地點點頭。突然轉過頭來問道：

「唔，那麼伐西利怎麼說的呢？他在小酒館的時候，怎麼回答葉菲契姆的呢？」

「他能回答什麼話呢？他原是葉菲契姆的乾兒子啊。他跟他很要好，在你們那兒又佔了個肥缺。並且他還在剝漁人的皮呢。」

康司坦丁皺了皺眉頭。是的，伐西利一開始行為就不正派。他不但跟自己的親家葉菲契姆相處得好，而且還跟鄉裏別的富人也很合得來。

他有好多拔貢，土地，而且還搶劫漁人！

康司坦丁轉過臉來對着老頭兒，生氣地說：

「那得怪你們自己不好。為什麼不把魚交給收購站呢？把魚拿到布加勒斯特去做買賣吧，哎，為什麼不賣給合作社呢？」

「人家也供給合作社的……」

◎ 原文是教子。

◎ 一披買爲五千平方米。

『一半供給合作社，可是其餘的就得通過伐西利「徵收所」囉！』

是的，鄉村裏有許多事須得改一改纔成。全國各地還不是一樣？大家還不懂得新法律，還不懂得什麼事纔算公共福利……伐西利是一隻爛了心的蘋果……

『別談了！』蓋奧爾格老爹反駁說，『所有的人都想撈一兩個列伊。就拿你來說，難道你沒把糧食送到穀倉去嗎？』

『我是公開做這件事的，連一公斤糧，國家付給我一個列伊。』

『好，可是你們的伐西利呢？他難道不是小偷嗎？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呢？大家說：你們的黨掌握了政權，就會把世界搞得更好些。』

康司坦丁望着老頭兒。

『可是你怎麼想呢？我們會做得到嗎？』

老頭兒忍受不了直望着他的眼光，說：

『我怎麼知道呢？我們瞧吧……你說的也許將來會實現的。』

康司坦丁微笑了。

『可是我什麼也沒有說啊。我是在問你呀。』他拉緊韁繩，馬停在玉蜀黍田中間的一口井邊，井上面架着很高的吊桿。

兩個少女在飲牲口。康司坦丁向她們要了一隻水桶，站在飲牲口的地方的木頭旁邊等着。他的腳浸在發綠的水裏，直浸到踝骨邊。有一隻母水牛跑近他身邊，開始嗅他的衣服。康司坦丁在這隻水牛的耳朵後面搔了一下，說道：

「你要什麼呢？啊，你需要什麼呢？」母牛伸長牠的頸子，牠覺得這是怪愜意的。
康司坦丁微笑着說，『說呀，你要什麼呢？啊，你說呀。』

馬喝夠了水，又繼續往前走。

寬闊的公路沿着圓形的山崗往上爬，彎彎曲曲的，也許會一直爬到蒼穹的頂上去吧。但是它突然站住了，好像被地平綫切斷了似的。

太陽像一塊融化的白色東西，一動不動的掛在山崗上空，燒灼着四周的田野。普照大地，主宰一切的太陽直射着旅人的眼睛。

忽然間，山崗頂上出現了一輛載着乾草的大車，把那輪太陽遮沒了。在像量輪般圍着烏黑的車身的茜紅色的虹彩中，可以分辨出人影來。馬蹄揚起了一股股的灰塵，在空中高高地升騰起來。第一輛車子隆隆地跑下山谷的時候，第二輛又把太陽遮住了，接着第三輛，第四輛——長長的一隊載着乾草的車輛。

蓋奧爾格老爹和康司坦丁把手舉到帽簷上，向坐在車上的人問好，躺在乾草上的人用

倦乏的動作，親切地回答他們的問候。康司坦丁的馬上了山，那一隊車輛就落在後面了。

康司坦丁掉過臉來對蓋奧爾格老爹說道：

『你看到了嗎？啊？我們打發了三十輛大車上穀倉去了。』

正在這時候，一輛又新又大的四輪馬車，車聲鏗鏘地打山坡上駛下來，車身上裝滿了花和菓子，它用兩匹養得很肥的馬拖着。車子裏坐着一個壯健的人，頸子肥胖，兩條又濃又黑的眉毛長到鼻梁上連在一塊兒，手裏拿着一根鞭子；他那張閉緊了嘴唇的寬臉，顯出一副兇暴的神氣。這個人把兩隻胖得像火腿似的手又在腰裏，擺出了那副樣子，好像要說：『大家瞧我啊，我是這兒的皇帝呢！』

在他後面，在一堆女人衣服和包裹上面，坐着幾個女人和兩個男孩子。馬拚命的跑着，跑近的時候，這個人在座位上抬起身子，含着敵意望着這兩個旅伴。

蓋奧爾格老爹不敢不望着這個富人，他把手舉到帽簷邊。

這個人微微點了點頭，但是他的眼光沒有停在蓋奧爾格身上，却緊盯着康司坦丁。小伙子好像又聾又瞎，仍舊冷靜地趕他的馬。

畫着花的這輛馬車，像風似的疾捲過去，車子後面揚起了一陣濃重的灰塵。

蓋奧爾格老爹望着康司坦丁，彷彿在等他說話似的，可是終究又耐不住，徬徨不安地